

纪德文集



# 纪德游记

Voyages

〔法〕纪德 著 由权 李玉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纪德文集  
André Gide



# 纪德游记

Voyages

〔法〕纪德 著 由权 李玉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德游记/(法)纪德著;由权,李玉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3

(纪德文集)

ISBN 978-7-5327-6812-7

I. ①纪… II. ①纪… ②由… ③李… III. ①游记—  
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4479 号

André Gide

**Voyages**

**纪德游记**

[法]纪德/著 由权 李玉民/译

责任编辑/冯涛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 插页 6 字数 345,000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册

ISBN 978-7-5327-6812-7/I·4119

定价: 66.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André Gide

## 目 录

刚果之行.....	由权 译	1
第一章 中途站——布拉柴维尔 .....		3
第二章 缓缓地溯流而上 .....		17
第三章 在车上 .....		35
附录 .....		51
第四章 班吉与诺拉之间的大森林.....		57
第五章 从诺拉到博祖姆 .....		76
第六章 从博祖姆到阿尚博堡 .....		116
第七章 阿尚博堡,拉密堡 .....		132
附录 .....		170
乍得归来.....	由权 译	175
第一章 洛贡河上 .....		177
第二章 回头路.....		199
第三章 二上洛贡河 .....		208
第四章 二宿马萨人聚居区.....		226
第五章 穿越丛林。马鲁阿,阿杜姆 离去 .....		240
第六章 莱雷,宾得,比贝密.....		249
第七章 莱依布巴 .....		267
第八章 恩冈代雷 .....		288
附录 .....		310

访苏归来 .....	李玉民 译	345
前言 .....		349
正文 .....		352
附录一 .....		385
补正 .....		393
附录二 .....		428
放弃旅行 .....	李玉民 译	453
阿尔及尔(国家要塞) .....		455
布萨达 .....		458
阿尔及尔(卜利达) .....		462
比斯克拉 .....		470
回返 .....		481
漫游土耳其 .....	李玉民 译	485
布列塔尼游记 .....	李玉民 译	509

刚果之行  
——途中日记

宁做莽撞行走客，不当谨慎定居人。

济慈

谨以此书纪念约瑟夫·康拉德

由 权 译





## 第一章 中途站——布拉柴维尔

### 七月二十一日一渡海第三日

难以名状的委顿。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既无内容亦无轮廓。

连着两天坏天气过后，天变蓝了，大海平静了，空气不那么热了。一群燕子随船翻飞。

孩子幼年时期，再怎么摇他们也不为过。我甚至赞成用可以大幅度摇晃的装置让他们安静，哄他们入睡。而我呢，是用理性的方法养大的，奉母亲之命，我只睡过固定的床。当初这种幸运令我今日特别容易晕船。

不过我挺住了。我极力驯服眩晕，而且发现，真的，自己比很多乘客要强。想起前六次渡海的经历（摩洛哥，科西嘉，突尼斯），我就放下心来。

海上的旅伴有行政官员和商人。我相信唯有我们是“出于兴趣”而旅行的。

“你们到那儿去干什么？”

“这要等到了那儿才知道。”

我迫不及待地投入这次旅行，俨然库尔提乌斯<sup>①</sup>纵身投入深渊。好像已经不再是我自己想踏上这次行程（尽管几个月来，我一心想着这次旅行），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让我非去不可——就像我生命中的所有重要事件一样。我甚至几乎忘了这只是“成年后实现的一个年轻时的计划”。去刚果旅行，还不满二十岁，我便有此打算，到如今已整整三十六年了。

我津津有味地从第一篇起重读了拉封丹的所有寓言。我真看不出哪种优点他在书中没有表现出来。会看的能在其中捕捉到一

切。但是要有内行的眼光,它轻描淡写的笔触往往太不易察觉。这是一个文化奇迹。如蒙田般睿智,如莫扎特般敏感。

昨天清晨清洗甲板时,我的舱中发了水灾。一泡脏水上可怜巴巴地飘着那本漂亮的皮面<sup>②</sup>小本歌德,是凯斯勒伯爵<sup>③</sup>送我的(我在里面重读《亲和力》)。

### 七月二十五日

天灰蒙蒙的一片;有种特别的柔和。船一直缓缓南下,今晚将把我们送至达喀尔。

昨日看到飞鱼。今天则见成群海豚。船长从甲板一侧的过道上冲它们开枪。其中一只海豚白肚上翻,流出一股鲜血。

4 非洲海岸在望。早上一只海燕落在栏杆上。我喜爱它那小巧的蹼爪和怪怪的嘴。我抓它,它也不挣扎。它在我张开的手掌里待了一会儿,然后展翅飞起,消失在船的另一头。

### 七月二十六日

达喀尔之夜。街道笔直,阒无一人。沉睡的城市暗淡无光。想不出还有比这里更无异国情调、更丑陋的地方了。旅馆前面还热闹一点。露天咖啡座照得明晃晃的。笑声粗俗。我们沿着一条长长的大道走,很快离开了法国区。置身黑人中间很兴奋。一条横街上,有座小露天影院,我们走进去。银幕后,一些黑孩子躺在一棵

---

① 库尔提乌斯,古罗马神话英雄,相传公元前362年,罗马广场塌陷出一个深渊,神谕说,只有罗马将其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投进去,深渊才会填平。库尔提乌斯清楚,没有什么比勇敢的公民更宝贵,便手执武器,纵马跃入深渊,深渊口立即合上,之后那里被一汪水塘覆盖,就是库尔提乌斯湖,公元前一世纪,湖干涸了。——译注

② 此处原文为英文。——译注

③ 纪德1903年应德国文学艺术赞助人和和平主义者哈利·凯斯勒(1868—1937)之邀去魏玛待了一段时间。与他结下了友谊并彼此书信来往。——译注

参天大树下,大概是吉贝吧。我们在二等座的第一排坐下。我身后,一个高个黑人高声朗读字幕。我们就出来了。在街上又逛了很久;累得只想睡觉。但在我们下榻的“大都市旅馆”,窗下有人在开晚会,喧闹嘈杂之声吵得人好久睡不着。

六点我们就返回“亚洲号”取相机。一辆马车将我们送往市场。马都瘦骨嶙峋,肋部蹭破了,流着血,伤口涂着普蓝<sup>①</sup>。我们离开这凄惨的车马,换乘汽车,去离城六公里的地方,途中穿过几片成群兀鹫出没的荒地。有一些兀鹫蹲踞于房顶,像巨大的秃头鸽子。

实验植物园。道不出名的树。丛丛正开花的木槿。我们钻进窄窄的小路,想提前感受一下热带森林的滋味。几只漂亮的蝴蝶,颇似大金凤蝶,但翅膀背面有一大块珠光斑。不知什么鸟在鸣唱,我在茂密的枝叶间搜寻了半天,却看不到它们。一条很细的还算长的黑蛇倏地钻过,一溜烟逃走了。

我们想到一个海边沙地中的土著村庄去,但一个无法逾越的潟湖将我们与村子隔开。

### 七月二十七日

一天都在下雨。大海波涛汹涌。很多人病了。一些老殖民抱怨:“这一天太难受了;没这么差的天。”……总的说来,我还受得住。天又热,又闷,又潮湿;但我觉得在巴黎遇见过更糟糕的天;很奇怪没有出更多汗。

二十九日,对面就是科纳克里。本来九点就该下船;但天一亮就大雾弥漫,船走错了路,失去了航位,只能摸索着前进,水砣一次又一次伸到海底。水很浅;珊瑚礁和沙滩之间空间很少。雨下得太

<sup>①</sup> 普蓝颜料是亚铁氧化铁,由于药品缺乏,被用作灭菌剂。——译注

大,我们都不想下船了,但船长请我们上他的小汽艇。

从轮船到栈桥码头有很长一段路,但这期间雾渐渐散了;雨也停了。

带我们上岸的客务主管提醒我们只有半小时的时间,船不会等我们。我们跳上一辆人力车,拉车的是个“身材修长四肢强健”<sup>①</sup>的黑人小伙子。树很美,光着上身的孩子很美,很爱笑,眼神恢恢的。天低低的,空气异常宁静温和。这里的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幸福、快活、忘掉烦恼与忧愁。

### 七月三十一日

塔布——一座低矮的灯塔,像汽轮的烟囱。零星几座屋顶隐没在大片葱绿之中。船距海岸两公里停下来。时间太短,不能上岸;从岸边却来了两条很大的船,载满克鲁人。“亚洲号”从中招募了七十人扩充船员队伍——返航时再把他们带回来。他们大都身体健美,但再露面时,都穿上了衣服。

一条小巧的独木舟上,一个黑人只身排出涌入的海水,小腿拍打船身啪啪作响。

### 八月一日

从前的《景致》<sup>②</sup>周刊上的画面:大巴萨姆<sup>③</sup>浅滩。风景尽呈长条状延伸。茶色的海面上拖着长长的带状泛黄的陈旧泡沫。海面基本上很平静,但一个大浪打来,在海边沙滩上铺开一大片泡沫。接下来的背景是树,锯齿形轮廓非常清晰,线条非常简单,好像是一个孩子画出来的。天空多云。

栈桥码头上,黑人麇集攒动,推着小翻斗车。码头尽处是

① 出自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第22首《异域的芳香》。——译注

② 法国第一份带插图的周刊,创办于1833年。——译注

③ 从前科特迪瓦的首都,是一座港口和历史城市。——译注

一些库房；再前面，左右两边树木成行，树中间夹杂着低矮、扁平的房子，屋顶铺着红瓦。城市挤在大海和潟湖之间。如何想象，就在附近，一过潟湖，便是辽阔的原始森林，真正的原始森林……

为了上码头，我们五六个人坐进了一个类似荡椅的东西里，荡椅通过钩子悬在吊索上，起重机将它提起，吊着它在空中越过波浪，一直送到一条宽敞的船上，然后绞盘松开，荡椅重重落下。

我觉得一切像是布娃娃海难中的玩具鲨鱼和玩具沉船。赤裸的黑人叫着，笑着，争吵着，露出吃人生番的牙齿。小船浮在茶色海面上，海水被红绿色鸭掌形的小桨抓挠翻搅着，就像在马戏团水上节目表演见到的场面一样。有人从“亚洲号”甲板上朝潜水的人扔硬币，潜水者一下咬住，含到口中。大家等着小船坐满人，等着大巴萨姆的医生来发搞不清是什么的证明；等的时间太长了，结果，过早下到划艇上的前几位乘客和过于殷勤地前来迎接他们的巴萨姆的官员在摇摆、晃动、哄闹中都晕了船。只见一个个不是向左就是向右俯下身去呕吐。

大巴萨姆——一条宽阔的大道，中间铺着水泥；两边的房子低矮，彼此间隔一段距离。许多灰色大蜥蜴，我们一走近，它们便四散奔逃，爬到最近的大树干上，就像在做“四角”游戏<sup>①</sup>。各种各样不知名的树，树叶宽大，令游客惊叹。一种很小的母山羊，腿短；公山羊比捕捉穴居动物的猎犬大不了多少，简直像是小羊羔，但已长角，并不时长出长长的泛紫的刺来。

横向的街道从大海通到潟湖；此处的湖面不宽，上面横跨一座好像日式风格的桥。对岸繁茂的植被吸引着，我们，可惜时间不够。

<sup>①</sup> 一种儿童游戏，五个人玩，但只有四个点，每吹一次哨，各人须离开原来的点，抢占另一个点，总有一人抢不到位置，所以必须动作迅速。——译注

街的另一端隐没在沙丘似的沙子下。一丛油棕树；再过去就是大海，虽然望不到，但一艘大船的桅杆昭示了它的存在。

### 洛梅(八月二日)

醒来时，天空似乎要降下倾盆大雨。但没有，太阳升起来了；整个灰色淡下去，直到只剩下一片乳白色、淡蓝色的水汽；任何言语也无法形容这番银色景象之柔和。那笼着轻纱的天空透出无边光明，恰似一个宏大的管弦乐队极轻地奏出的乐段。

### 科托努(八月二日<sup>①</sup>)

蜥蜴与蛇的厮杀。蛇一米长，黑白交织，极细而灵活，它完全专注于搏斗，我们得以凑到跟前观察它。蜥蜴挣扎着，终于脱了身，但丢下了自己的尾巴，好长时间还在那儿瞎扭个不停。

乘客间交谈。

我想像《日报》<sup>②</sup>上那样在我的笔记本上开辟一个专栏，《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有一家设在大巴萨姆的美国公司，在那里购买桃花心木，然后当作“洪都拉斯的桃花心木”卖给我们？

是否真的在法国卖 35 苏<sup>③</sup>的玉米只值……诸如此类。

### 利伯维尔(八月六日)，让蒂尔港<sup>④</sup>(八月七日)

在利伯维尔，这迷人的地方，

“大自然赋予

① 其实，马克·阿雷格莱的记事本记录的是八月三日。纪德的手稿里是没标日期的，往往写的是星期几，日期是后加的，也许是按照打字稿加的。——译注

② 1923年2月创办的左派报纸，1936年停刊。——译注

③ 法国大革命至1959年的辅币名，相当于1/20法郎。——译注

④ 加蓬的一个港口。——译注

奇特的树木,美味的水果”<sup>①</sup>,

人却在饿死。人们不知如何应对饥荒。有人告诉我们,饥荒肆虐,在内地情况更严重。

“亚洲号”的吊车用网眼很大的网将舱底的箱子提起,然后倒入平底驳船。土著接着箱子,忙乎着,高叫着。箱子经过挤压磕碰、抛来抛去,要能完整送到地方真是奇迹。只见有些箱子像豆类一样爆裂开来,里面装的罐头豆子一样四处滚落。我抓住其中一个罐头,给一家食品公司的总代理 F 看。他认出了罐头的牌子,很肯定地对我说,这是一批在波尔多市场找不到买主的变质食品。

#### 八月八日

马云巴——渡险滩时,船夫们激情大发。他们的歌唱富有节奏,各段与副歌交织重叠<sup>②</sup>。每次把桨插入水中,船夫就将桨头撑在赤裸的大腿上。歌曲略带伤感,有种野性之美;肌肉的欢悦;顽强的热情。有三次,小船竖起来,一半船身都离开水面;落下时,溅起的大片水花将你打湿,不过,风吹日晒,不久就干了。

9

我们俩步行走向森林。一条林荫小径伸进林中。奇特。林中空地上散落着几间芦苇茅屋。行政长官坐着轿子<sup>③</sup>来看我们,并且一番好意给我们带来两乘轿子。我们本来已经往回走了,他又带我们重新进入森林。二十岁时,我的快乐也不会更加强烈。轿夫们吆喝着,颠着轿子。我们从海边回来。海滩上,成群的螃蟹仓皇逃窜,它们的爪子高高撑起身体,活像巨大的蜘蛛。

① 波德莱尔《恶之花》中《异域的芳香》的诗句。——译注

② 我将在乍得地区重温这种特别的叠唱。——原注

③ 这是一种由两根棕榈枝支撑的椅子。——原注

八月九日,早七点

黑角<sup>①</sup>——萌芽状态的城市,俨然仍处在地下。

八月九日,晚五点

我们进入刚果河。乘船长的快艇到达巴纳纳。每逢上岸的机会我们都上去走走。黄昏时分返回。

快乐也许一样强烈,但没有以前那么深入我心,在心中激起的反响没那么大。啊,倘若可以无视我前面的生命之路在缩短……我的心和二十岁时跳动得同样剧烈。

夜里缓缓溯流而上。河左岸,远处,几点灯光;天边的荆棘林闪着火光;脚下河水深不可测。

(八月十日)

出了个荒唐的意外,结果经过博马(比属刚果)时,没能去拜见总督。我还没有完全明白自己身负使命,代表着官方,现在就是一个官方人物了。要挺胸昂首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实在太难了。

① 布拉柴维尔一大洋铁路的终点就在这里,这条铁路是防止我们的殖民地交通堵塞的唯一手段。刚果河本来应该是内地财富的天然出口,但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刚果河流经一个山区,从马塔迪起便不能行船,直到斯坦利湖(布拉柴维尔—金沙萨之间)才又能通航。马塔迪通过铁路与金沙萨相连,铁路是莱奥波德国王下令在比属刚果修建的,在蒂斯上校指示和领导下建成。这条从1900年开始运营的铁路所经地区,约瑟夫·康拉德1890年穿越时仍须步行,他在其《黑暗的心》中谈及此地区——这是了不起的一本书,时至今日仍非常真实,对此我深信不疑,而且将要常常引用。他的刻画毫无半点夸张:准确而残酷;不过,让这些画面不那么阴暗的,是书中显得如此徒劳的这项计划获得了成功。这条铁路的修建,虽然耗费了大量财力和人力,如今它的存在却给比利时和我们的殖民地带来巨大利益。可现在它已不够用了,到何种程度呢,从金沙萨的比利时商会主席的信中便可看出一二:

“从‘货栈总货量’(即包装在箱的货物)来看,形势从未像现在这样严峻。1926年1月1日,在马塔迪的刚果装卸公司的货栈里有6 089 200公斤货物滞留。在这些积压货物中,有694吨是十月出发的‘罗吉埃号’的,这艘轮船到马塔迪已经七十多天了,而我在马塔迪时,还没有一箱货物从船上卸下来。

“四艘法国轮船:‘阿尔巴号’、‘欧洲号’、‘乍得号’、‘亚洲号’,它们装载的将近八万个坛子和很多箱葡萄酒都滞留在刚果装卸公司的货栈里。”——原注



马塔迪<sup>①</sup>(八月十日),晚六点

十二日早六点出发,晚六点半抵达蒂斯维尔<sup>②</sup>。

早七点再次上路,天全黑了才到金沙萨。

次日过斯坦利湖。星期五14日早九点到达布拉柴维尔<sup>③</sup>。

## 布拉柴维尔

奇怪的地区,并不怎么热却出汗。

在逮不知名的昆虫时,我找回了童年的欢乐。我还在懊恼,因为一只漂亮的草绿色天牛逃掉了。它鞘翅上镶嵌着金丝和条纹,身上弯弯曲曲的虫纹深浅不一;个头和吉丁相仿,头很大,长着钳子般的大颚。我是从不近的地方把它捉住,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它的前胸一路带回来;就在要把它放进小氰化瓶的当口,它从我手里挣脱,随即飞走了。

逮到了几只漂亮的大尾蝶,淡黄色,带黑色斑纹,很常见;还有一只不那么常见,像金凤蝶,但更大,黄黑相间条纹(我在达喀尔的实验植物园见过)。

11

早上我们又来到离布拉柴维尔大约六公里的刚果河与朱埃河交汇处(昨天日落时我们到过这里)。一个小渔村。奇怪的干涸的河床,莫名其妙地堆积着近乎黑色的“巨型卵石”,仿佛一个冰川的

---

① “这座城市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处在航道的终点和铁路的起点。它在岩石丛中间、在最恶劣的卫生条件下仓促建起,尽管比利时铁路官员殷勤客气,被迫逗留此地的法国人对此地的印象仍然非常糟糕。”A·谢瓦利埃《法属中部非洲》,第3页。——原注

② 现在的姆班扎恩古恩古。——译注

③ “从马塔迪到金沙萨的铁路绵延四百里,穿过名副其实的‘非洲瑞士’,要求克服大量施工难题,耗资近七千万。工程完全是蒂斯上校的作品,他从1887年提出这项计划,最初的土方工程始于1890年3月,直到八年后的1898年3月,火车才开到斯坦利湖。如今铁路公司月收入一百多万。这条铁路不仅是比属刚果内地全部产品外运的通道,而且还是如今进入中部刚果、桑加河流域、乌班吉河流域和乍得地区的唯一可通行之路。”谢瓦利埃,同前注,第3页。——原注